

流水记

李嘯非 中央美術學院博士後

看新驥畫畫，容易使人迷惘。一團的幼稚天然，又處處周嚴妥當。學院中煉出來，煉得全然不顯，得要特殊的機緣。新驥是在鄉土中國裏的人。那會有祠，有廟，有集上的字畫攤，也有漆匠、銅匠和木工。他們不建立邏輯，而是用本能去體現文化。由這系統走下去，有望成偉大的匠人。但矛盾也有，就是生不出意外。要生出得帶著它們，又不能太執于。新驥生在現代，骨子裏卻像從前，帶著進了美院，一直帶到現在。他不管素描油畫，都是在畫綫。綫不是用來畫畫的工具，綫本身就是目的。你看他的畫就會明白。綫是結構，和看見的皮相無關，他關心的是如何生長，皮相是捎帶著。這樣，山頭和皴染才有關係，舟橋、草樹和行人才能融成一回事，成了活的模子。中國的山水是依這活模子長的，模子死去了，又生出模子。現實主義技法不是表現不出來，是表現出來也讓人覺得無味。

新驥在前年一次寫生時迷上了紙本。起初是為方便，不意卻掘了泉眼，走到他命定的新境。材質不簡單是氣息，材質暗合了情懷之需。紙是草木的來世，水色是揉碎的山石，筆墨是通靈後的空無。紙卷上的山水，比眼前山水更永恆，也更孤獨。新驥迷戀的或許就是這脆弱的圓滿。他愛寫樹石，也應了這圓滿。亂石中一二枯槎，遠山外幾抹紅雲。這是竹林七賢和倪雲林的棲身地，也是曲終人散的永無島。筆法創造母題，又被母題激出。他本來喜歡率性出鋒，現在是迂迴，距離合適就是最短。他自渲染中尋找確定，每一筆出去，再看它回環，不為著走多遠，一個一個模子搭連起來，就成無窮。形輪廓也是間接的，綫是兩塊暈染間的壓痕。間接產生模糊，修辭生出意外，這是芥子園的基因，也是民間和文人的共體。

新驥的每一次變化，都是更真實地回到自己。層層的積染撞彩，如磨洗後的超然。青春期的混沌自有一股力量，那已經過去，眼前是自在不變。不變要回到本心，心在身外，也不厭這身皮囊。漩渦和石頭糾纏，河流從沒停過。那就是現在，一如流水般從物之上掠過的心。

乙未年的雪來的遲，去新驥畫室時正趕上。東行的車上，飄飄灑灑地下，一路看不厭。畫室前有幾棵梧桐，兩隻喜鵲正在築巢。雪漸漸停了，新驥說有好風景，向南行，寒林漠漠。走在雪上，我忽然想問他：你覺得什麼事最快樂？

新驥笑了：“我正在體會似與不似之間的妙處。”

乙未春日穎川識於拾露樓